

# 圣-桑传

李斯特将其誉为  
“世界上最伟大的管风琴家”



Musical Memories

[法] 夏尔·卡米尔·圣-桑 著  
郭典典 马洁 译 刘斌 校译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 圣-桑传

[法] 夏尔·卡米尔·圣-桑 著  
郭典典 马洁 译 刘斌 校译



Musical  
Memories



中国出版集团



研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桑传 / (法) 夏尔·卡米尔·圣-桑著; 郭典典, 马洁译. —北京: 研究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80168-982-5

I. ①圣… II. ①夏… ②郭… ③马… III. ①圣-桑  
(Saint-Saens, Charles Camille 1835-1921) —传记  
IV. ①K835.65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5588号

## 圣-桑传

- 
- 作 者 [法] 夏尔·卡米尔·圣-桑 著  
译 者 郭典典 马洁 译 刘斌 校译  
责任编辑 刘姝宏  
出版发行 研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中研楼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257481 (总编室) 010-64267325 (发行部)  
网 址 [www.yanjiuchubanshe.com](http://www.yanjiuchubanshe.com)  
电子信箱 [yjcbxfxb@126.com](mailto:yjcbxfxb@126.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68-982-5  
定 价 35.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译者序 1

|Preface I

提到圣-桑，首先浮现于人们脑海的大概是那首家喻户晓的《天鹅》——大提琴音色优雅深沉，洁白的天鹅笼罩着圣洁的光芒，时而微展双翅，时而颌首梳理羽毛；月色皎洁，水波荡漾……安宁祥和的气氛使人的内心也缓和下来。再或者，有人会想到专辑封面上音乐家的肖像——浓密的银色胡须，深邃的眼神，俨然一副严肃老者的形象。

事实上，圣-桑并非遥不可及。翻开这本《圣-桑传》，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是一位音乐家对同时代古典音乐的思考、评论，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情的圣-桑。

圣-桑很直爽，对他不认可的音乐家尽情戏谑嘲讽，对他首肯的后起之辈绝不吝惜赞美之词。圣-桑很坦诚，愿意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毫不掩饰地将个人情感呈现在读者面前。圣-桑很幽默，即使是讽刺也巧妙机智，令人捧腹又不致唐突。当然，圣-桑还有些自恋，他对自己幼年便显露出的才华十分得意，也毫不避讳以天才自居——不过，以他的音乐造诣，这样

的自我评价似乎也不为过。

所有这些，刻画出一个真实的圣 - 桑，率性之中带着几分可爱。了解了这样的作曲家后，再去回顾他的音乐，或许会有不同的感受。《动物狂欢节》实则是圣 - 桑的调侃之作：《乌龟》一段借用奥芬巴赫《地狱中的奥菲斯》序曲的主题，原本欢腾的康康舞节奏放缓，变成了乌龟沉重笨拙的脚步；《钢琴家》中几段毫无音乐可言的音阶是每一位钢琴学习者的必修课，周而复始，枯燥乏味，“钢琴家”这种特殊的动物在乐段最终也难免表现出烦躁的情绪来。相比之下，《天鹅》似乎是作品中少有的“正经”片段之一。这大概也是圣 - 桑生前只将这一乐段公之于众的原因吧。

诚然，对于研究古典音乐的人而言，《圣 - 桑传》是了解 19 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古典音乐状况的窗口——书中对作曲流派、乐队编制和古典音乐管理都有详细的论述。而对于更多的读者而言，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人的生活与思考。

就请翻开这本圣 - 桑的《圣 - 桑传》，走进圣 - 桑的音乐世界，走近一个有性情、有个性的圣 - 桑。

郭典典

2014 年 12 月

## 译者序 2

|Preface II

### 变化与永恒

#### 1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罗马的美第奇别墅。这一次终于可以进去参观了。

在一般游客的罗马行程计划里，美第奇别墅很少会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它门前的路连接着永远人头攒动的西班牙广场和人民广场，但走这条路需要爬上一段不短的台阶，无法同地面上令人目眩的名店街相比，别墅临街主楼的外立面朴素得如同普通民宅，又没有显眼的大标牌，再加上不是紧闭着就是半掩着的高大铁门，若不是特意寻访，是很难注意到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地方的。

美第奇别墅正门上方的石匾上刻的并不是“VILLA MEDICI”而是“ACADEMIE NATIONALE DE FRANCE”——法文的“法国学院”。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地说，这块地产几经辗



转，在 19 世纪初落到了拿破仑手中，他随即将其赐予罗马法国学院，直到今天。就像是为了将更多游客拒之门外一般，这里只能由学院的官方导游带领参观，而在随季节变化的一天五至六次参观机会中，只有正午 12 点的一次是英语解说，其他都是法语或意大利语。英语虽然不是意大利的通用语言，但罗马的主要旅游景点都有完备的英文说明；相形之下，法国人的文化自信在这里就体现得非常充分了。

我第一次来，是路过此地，发现这个心向往之的地方居然可以如此方便地到达，但当时还有其他计划而且已经过了 12 点，就决定下次再来；第二次 12 点差一刻抵达，却被告知英语团人数已满，恕不接待；第三次，直接吃了闭门羹，因为工作人员决定出去度假了；这一次 11 点半到达，终于遂了心愿。

## 2

美第奇家族是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其拥有的这块地产毋庸置疑具有重要的地位；但真正使美第奇别墅名扬天下的，应该还是法兰西学院主办的罗马大奖。

从 1663 年路易十四始创到 1968 年最后一次评选为止，旨在提高法国艺术水平的罗马大奖一直是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奖学金之一。获奖者由法国政府出资，公费留学罗马，接受意大利艺术名师的指点。自法兰西学院得到美第奇别墅起——也大概是在这个时候，罗马大奖开始纳入音乐作曲类的评选——

获奖者在罗马的住所就在这里。于是，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作曲家中最优秀的一些人都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光，其中一些名字成为古典音乐夜空中最灿烂的明星：柏辽兹、古诺、比才、马斯内、德彪西……

然而其中没有圣-桑。

本书的原作者并非没有参与过这项至高荣誉的角逐——1852年和1864年他曾两次参加，但都铩羽而归。在第四章中，圣-桑提到了1864年的那次。他写道，评奖委员会认为他“并不需要这份荣誉”，所以就没有把奖颁给他，他认为这是“一桩丑闻”。当年的获奖者是夏尔-维克多·西格（Charles-Victor Sieg），一个早已湮没不闻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圣-桑在这里透露出来的怨气并非毫无理由，但他在获奖者名单公布的第二天便得到了抒情歌剧院经理卡尔瓦略写作歌剧《银铃》的邀约，上天也算是不失公平了——但年轻的圣-桑在第二年写完这部歌剧时绝不会想到，他还要等12年才能看到《银铃》登上舞台，其间经历了等待、删改、换角甚至战争；他自己也从一个初露锋芒的年轻作曲家成长为当时法国乃至欧洲音乐界的显赫人物。

### 3

《银铃》的遭遇可以说是时代的倒影。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法国本身和西方艺术界都处在持续的动荡之中。

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下，拿破仑、波旁王朝、奥尔良王朝、



共和国如梅花间竹般反复更迭。1870 年普法战争中法国一败涂地，不得不割地赔款以转头镇压巴黎公社。翌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登基，成为统一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法国的 19 世纪就是以这样的奇耻大辱收尾的。

在音乐界，各国音乐家还没来得及完全将贝多芬的遗产继承消化、发扬光大，柏辽兹和瓦格纳的作品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宣判：辉煌的古典主义时代过去了（有趣的是，圣 - 桑认为柏辽兹和瓦格纳的风格迥然不同）。魔鬼般的帕格尼尼和李斯特与作曲家相互呼应，向世人展示了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演奏世界。在受到迅猛发展的照相技术严重威胁的美术界，以安格尔为代表的学院派人士和德拉克洛瓦等浪漫主义者的论战尚未分出高下，在 1874 年的“无名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协会展”上，莫奈以《印象·日出》中蓝灰色天空中的红日照示了新时代的黎明。

而如此巨变的岁月在圣 - 桑的作品中基本没有印下痕迹，唯一让人感到有些心悸的，或许只有《骷髅之舞》开头小提琴奏响的几个强音。圣 - 桑一生都在坚定而自豪地捍卫着古典主义，这在本书的议论性文字中有很多体现。他哀叹当时的人们对巴赫、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轻视，嘲讽无调性音乐的支持者“仿佛一头猪穿过花园一样，就那样子‘哼哼’着进入了音乐世界”；不过他对瓦格纳评价极高，认为后者开拓性地使用了管弦乐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音响效果。这个在时代大潮面前茕茕独立的老人，也许会与今日在政府对面安营扎寨的抗议者取得精神上的共鸣。

不过将近一个世纪后回头再看，圣-桑其实是对的。最为人熟知、最受欢迎的古典音乐曲目仍然出自古典时期的大师，标新立异的现代作品尚未有一部拥有类似的流行程度。圣-桑本人的作品虽然在当时被指责为表面和浅显，但悦耳的旋律与和声使它们在今天仍有相当的生命力。或许人性中最偏爱的就是一种特定的美，体现了这种美的艺术因而得以永恒。

#### 4

罗马是名副其实的“永恒之城”，已逾两千年而保存依然相当完好的古迹比比皆是，很容易让人感慨丛生。于16世纪末竣工的美第奇别墅不论是从年代还是从建筑的代表性和精美程度等方面来看，都称不上特别出众。一圈参观下来，“不过如此”的感觉是免不了的。但它是活的：罗马大奖虽然已经不再评选，但艺术家仍然可以提出申请，由法国政府资助，在美第奇别墅住宿，专职从事艺术创作，同19世纪的先辈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分别。

走出别墅大门时，我突然想到：在断断续续翻译本书的这一年多中，我和译者们的生活也并不十分安定，在某种程度上和圣-桑的人生经历有一定相似之处。我换了工作，从菲律宾搬到了意大利；典典从大学毕业，来到法国深造；马洁走过了硕士论文的开题阶段，又为考试四处奔忙。这些变化的结果都是我们在接下这本书时无法预料的，但可以预料的是，我们未来的生活中永远不会缺少变化。



生活在动荡年月的圣 - 桑凭借其美妙的音乐留名青史；曾经数易其主的美第奇别墅很可能还将继续在莘丘上矗立几个世纪，迎接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那么，忙忙碌碌的我们又能留下什么呢？也许这本书就是一个答案——感谢电子时代，令数据的永存成为可能。

这本书能够最终和读者见面，首先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辛勤劳动，也要非常感谢精评人的耐心指点和译言古登堡计划编辑对拖稿的容忍。《外国音乐辞典》《牛津简明音乐词典》《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主要使用的工具书，在这些大部头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们真是功德无量，而分别以维基百科和谷歌为代表的互联网上浩如烟海的资料及其组织者，则是这个时代最值得人类自豪的创造。

遗憾也是有的。首先，本书依据的是英译本，尽管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参照法文原著纠正了一些英文版中的拼写和翻译错误，但限于能力和精力，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其次，英文版是选译，法文原著中还有对宗教音乐、装饰艺术、拉丁文发音等方面的论述，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意大利游记和几篇抒情散文。不知道是否会有懂法文的人愿意腾出精力，让中文世界拥有这本书原始、完整的面貌。

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拓展了一点点中文文献的覆盖面。如果一些读者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帮助，那我们真是再欣喜不过了。

刘斌

2014 年 12 月 罗马

# 目录

| Contents

- 01 · 童年记忆 / 001
- 02 · 老音乐院 / 009
- 03 · 维克多·雨果 / 017
- 04 · 一部喜歌剧的历史 / 023
- 05 · 路易·加莱 / 034
- 06 · 歌剧中的历史和神话 / 041
- 07 · 为艺术而艺术 / 051
- 08 · 通俗科学与艺术 / 056
- 09 · 音乐的无政府状态 / 061
- 10 · 管风琴 / 066
- 11 · 海顿与《临终七言》 / 073
- 12 · 李斯特百年诞辰纪念 / 081
- 13 · 柏辽兹的《安魂曲》 / 089
- 14 · 波利娜·维阿尔多 / 096
- 15 · 奥尔菲斯 / 103

16 · 德萨尔特 / 119

17 · 塞热 / 125

18 · 罗西尼 / 133

19 · 朱尔·马斯内 / 140

20 · 迈耶贝尔 / 146

21 · 雅克·奥芬巴赫 / 168

22 · 君主 /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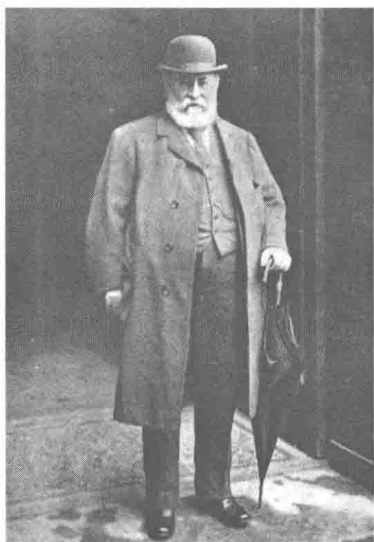
23 · 美术界的音乐家 / 181

注释 / 188

专有名词表 / 225

过去，经常有人跟我说我有两个母亲；我的确有两个母亲——生母和姨祖母。姨祖母名叫夏洛特·马松（Charlotte Masson），出身于一个姓盖亚德（Gayard）的古老的律师世家。这层关系使我成了德尔康布尔将军（General Delcambre）的后代，他是从俄国撤军的英雄之一，孙女嫁给了法兰西文学院<sup>[1]</sup>的杜列乌伯爵（Comte Durrieu）。姨祖母于1781年出生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她家一户亲戚住在巴黎，夫妻俩膝下无子，将她收养。她的养父是一名富有的律师，全家过着奢华的生活。

姨祖母是个早熟的孩子，九个月大时就会走路，成年后更是才智出众、成就斐然。她清楚地记得旧制度（Ancien Régime）<sup>[2]</sup>时的风俗习惯；她喜欢讲述这些习俗，也喜欢讲大革命（La Révolution）、恐怖统治（La Terreur）<sup>[3]</sup>以及随后的日子。大革命摧毁了她的家庭，于是这个瘦弱的年轻女孩开始自谋生路。她教法语、钢琴（当时还是个稀罕物）、唱歌、绘画、刺绣——总



晚年的圣 - 桑

之，教别人自己会的所有东西和很多其实不会的东西。如果不会，她就现学现卖。后来，她嫁给了一个表亲。她自己没有生养，所以从香槟（Champagne）<sup>[4]</sup>带来一个外甥女，收为养女。这个女孩便是我的母亲克莱曼斯·科林（Clemence Collin）。在马松一家打算带着一大笔财富退休时，却在短短两周内几乎失去了一切；恐慌之中，他们只留得一点钱，

勉强够维持体面的生活。此后不久，母亲嫁给了在内政部做小官的父亲。我于1835年10月9日出生，而姨祖父积郁成疾，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便辞世了。父亲患了肺病，于同年12月31日去世，这时他结婚仅一年。

于是，这两个女人都成了寡妇，生活拮据，被伤心往事压得透不过气来，还要照顾纤弱的孩子。我体质太过孱弱，医生甚至认为我没什么希望活下去。遵照医生的建议，我两岁前都留在乡下，由保姆来照顾。

母亲不像姨祖母那样受过广泛的良好教育，但她有超凡的想象力和吸收理解能力，足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她经常跟我讲起一位很喜欢她的叔叔——他在腓力·平等（Philippe Egalité）<sup>[5]</sup>事件中丧生。这位叔叔是艺术家，但也酷爱音乐。

他甚至亲自动手做了一台音乐会用管风琴，时常弹奏。他曾让母亲坐在膝上，手指轻抚她乌黑的秀发，给她讲美的每一种形态：美术、音乐、绘画。所以，她认为如果将来有儿子的话，首先应该让他做音乐家，其次画家，再次雕塑家。我脱离保姆照顾回家后，开始聆听每种噪音、每种声响，晃动门让它嘎吱嘎吱作响，站在钟前听敲钟的声音；母亲因为对我有所期待，故而对此并不深感吃惊。每天早晨，客厅火炉前都会挂着一个大水壶，它的响声是我尤为喜欢的音乐。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怀着急切的好奇心等着第一声低鸣，随后声音缓缓渐强，变化万端，然后微型双簧管逐渐响起，沸腾后又没了声息。柏辽兹（Berlioz）一定和我一样，也听过这支双簧管，因为我在《浮士德的劫罚》（*La Damnation de Faust*）<sup>[6]</sup>的“走向地狱”（*La Course à l'abîme*）部分里再次听到了这种声音。

同时，我开始学习阅读。两岁半的时候，大人们把我放在一架好几年都未打开过的小钢琴前。跟大多数同龄孩子不一样，我并没有胡乱敲击，而是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按，只有在前一个音符的声音消失之后我才会继续弹。姨祖母教我音符的名称，并请了调音师为钢琴调音。调音时，我在隔壁房间玩，音符响起时我能说出它们的音名，这让他们大为吃惊。这些细节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自己就记得一清二楚。

老师用《卡尔庞捷法》（*La Méthode de Le Carpentier*）<sup>[7]</sup>教我，一个月内我就把这本教材学完了。他们不让我这个小捣蛋在钢琴前一直不间断地弹，就合上了钢琴，这时我就像丢了



魂一样号啕大哭。于是他们只好一直开着钢琴盖，并在前面放个小凳子。我会不时地丢开玩具，爬上小凳，弹奏脑海中浮现的东西。好在姨祖母音乐基础良好，她开始逐步教我如何正确地摆放手，所以我才没有出现不良手型，否则后来会很难纠正。但他们不知道该给我什么样的乐谱。通常来说，专为儿童写的钢琴曲只有旋律，并且左手部分很无聊。我拒绝学习这些曲子。“低音部不唱歌。”我厌恶地说道。

然后，他们求助于古典大师，从海顿（Haydn）和莫扎特（Mozart）的作品里挑选容易到我能掌握的内容。五岁时，我便能正确地弹小奏鸣曲，对曲子的演绎良好而准确。但是，只有听众具备欣赏力时，我才愿意弹奏。我曾读到一篇写我的小传记，说我是在鞭子威逼下不得已才弹奏的——这完全是杜撰。但是，想让我弹琴，就得告诉我听众中有位女士，她得是名优秀的音乐家，对音乐相当挑剔。我不会为不懂的人弹奏。

关于鞭子，那应该归入传说一类，就像加西亚（Garcia）粗暴地逼迫两个女儿学唱歌的传闻一样。但是，维阿尔多夫人（Madame Viardot）<sup>[8]</sup>曾明确地告诉我，她和姐姐都没有被父亲体罚过，两人是不经意间就学会了音乐，就像学说话一样。

但是，尽管我进步惊人，老师却没预见到我将来的成就。“到他 15 岁时，”她说，“如果他能写出一首舞曲来，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不过，我也正是从 15 岁起开始作曲。我写圆舞曲和加洛普舞曲——当时加洛普舞曲正在流行，曲子的动机（motive）<sup>[9]</sup>都比较通俗，我的作品也不例外；而李斯特（Liszt）